

本報直擊當地選情 揭示轉型下經濟困局 澳大選恐釀「福利寒冬」



■吳玫

澳洲7月2日將舉行大選，總理特恩布爾的自由黨迎戰在野工黨，經濟議題成為選民焦點。本報記者走訪澳洲不同界別和階層的居民，當中包括華人，了解他們對大選後的期望。大部分受訪者指出，鑑於經濟未全面復甦、主要產業礦業不景氣，加上政府債務激增，社會貧富差距正在擴大，估計無論是自由黨還是工黨執政，都會繼續凍結或削減國民福利。

■香港文匯報駐墨爾本特約記者 吳玫

7月是澳洲新財年的開始，當地最低薪酬將上調2.4%，至每小時17.7澳元(約102.4港元)，但醫療開支、公路費、電費、針對外國人買樓的印花稅等亦有不同程度的上升。

貧富差距增 兩大黨失民心

擔任大學傳訊經理的David直言對兩大黨都不滿意，認為它們支持新自由主義經濟，即為追求效率和收益，極力削減僱員權益，形容「政府幫助富人榨取窮人的資源」，令貧富差距擴大，環境破壞也愈趨嚴重。他又指，政府近年大削高等教育撥款，大學為維持收支平衡而招收更多海外學生，難以保證教學質量。部分冷門、不能多收學費和學生的學科，即使有價值也未必能保留。David希望政府對富人加稅，把稅收用於衛生、教育和公共交通。

墨爾本是工黨的大本營，受訪的本地居民中，雖然無一選擇自由黨，但也有很多人寧願首選小黨派，而非工黨，可見工黨正在失去民心。David指綠黨是其首選，「他們有最左翼的政策」，次選才是工黨，總之就不想再讓自由黨當政。

民生開支減 窮人看病難

David的太太Sue是小學教師，她覺得自由黨和工黨的價值觀和選舉承諾十分相似，都想把公共服務私有化，例如減少投資醫療服務、縮減殘疾人士服務等，「窮人未來可能看不起病，這並非公正和平等的社會」。

中學數學教師Matthew最關心醫療服務，他稱現政府縮減大量民生方面的開支，窮人得到的援助減少；大公司和富人依舊能通過合法避稅，賺取巨額利潤。Matthew也打算投票給小黨，次選才是工黨。他認為自由黨政府犧牲普羅大眾利益，來維護富人及他們的商業利益。墨爾本大學教育學院講師Ahmet亦指，澳洲貧富愈來愈兩極化，也許不如美國般明顯，「但我們確實看到了這樣的趨勢」。

內地IT人贊成減稅撐小企

悉尼的中國內地移民Jet表示考慮投票給自由黨，指該黨的形象就是擅長發展經濟，相反工黨則喜歡「派糖」。他說，如果換成是10年前，當他仍是新移民，會傾向支持工黨，享受更多福利。如今他任職IT工程師，躋身中產階層，故認為自由黨可改善經濟。他贊同自由黨政府最近惠及小企業的減稅政策，「我身邊很多華人朋友都是做小生意，起早摸黑、十分辛苦。如果得以減稅，會舒緩他們的困境」。



■6月是澳洲財年的結束，意味商店折扣促銷踏入尾聲。本報特約記者吳玫 攝

臨時工無假放 港女移民「手停口停」

澳洲經濟不明朗，合約制(fix term)和臨時工(casual)這類所謂彈性工作制愈趨受僱主歡迎，為了開源節流，僱主通常選擇聘用短期合約員工，再以不斷續約的方式，減少公司承擔的額外成本，而且即使不再續約也無須支付遣散費。這催生大量負責招收和派遣臨時工作的中介公司，他們手上有大批新移民和持短期工作簽證的外國青年，令勞動力市場供過於求。不少人為了獲得工作而「自貶身價」，令求職環境進一步惡化。

工作假期打工權益難保

澳洲很多中介公司專門為商場、超市、零售店、學校等招聘臨時工。中介提供免費求職，吸引大量新移民和持「工作假期」(working holiday)簽證的年輕人。然而中介提供的工作往往沒法定休假和加班費，亦無需僱主提前告知，便可即時解僱。由於移民和外國青年只求賺快錢，很少主動爭取應得的權益。

港人Anna以前在香港任職國際學校教師，後來認識了澳洲男友，以工作假期簽證赴澳工作，至今已在墨爾本居住近5年，成為永久居民。她曾做過幼兒看護和中文教師，現於一間語言學校做課程開發的臨時工。薪金以時薪計算，尚算不錯，但因為不是永久職位，故不可請病假，也沒公眾假期和年假。她說「只要放假，就沒有收入，真的是手停口停。」她所在部門的另一名教師在該校任職逾15年，仍是每年續約的合同工。



■澳洲總理特恩布爾5月宣佈解散國會。資料圖片

■墨爾本市市中心聯邦廣場的大屏幕電視直播大選記者會。本報特約記者吳玫 攝

促增技術移民 改善人口質素

談到墨爾本過去10年的變化，大部分受訪者都形容「人愈來愈多」。大量移民湧入固然令商業更繁榮，不過經濟未有全面改善，人口激增造成公共資源緊張，有受訪者認為政府應開始收緊移民政策，減少「粗放式」吸納移民政策，增收技術移民。

基礎設施有待提升

澳洲人口目前只有約2,400萬，相比其遼闊領土，人口尚有很大的增長空間。墨爾本大學教育學院講師Ahmet在8歲時，隨父母從土耳其遷居至澳洲，至今在澳洲生活近30年。他留意到過去10年墨爾本市中心的移民人口大增，亞洲人的雜貨店、餐館和地產代理櫥次鱗比，周末營業到深夜，為市民的生活帶來便利，也創造大量就業職位。

中學數學教師Matthew希望政府增加投資公共交通等基礎設施，應對人口增長。Matthew的太太是廣州人，他本人也支持澳洲繼續吸引移民，但認為每年吸納的人數不應再增加，畢竟經濟不好，不需要這麼多新勞動力。他又說：「經濟好時，大家都開心，但當經濟增長放慢，人們就會指責移民帶來問題。」

華人區附近學位短缺

住在悉尼華人區的IT工程師Jet表示，附近社區的一間優質公立高中原本學位充足，Jet也希望日後可送孩子就讀。然而由於人口激增，現在即使是本區學生都應付不來，附近幾間小學也全部爆滿。他又指，部分移民對社區秩序帶來不良的影響，例如亂開車、不排隊、不講禮貌，還有一些父母把自家院子種的蔬菜擺在路邊賣，令環境雜亂。身為移民的他坦言不支持政府「粗放」的移民政策，認為應重點引進高素質技術移民。

墨爾本地產經紀Matt也認為政府應引進更多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，增加商業和投資機會，提振澳洲經濟。他認為，部分人可能會因就業競爭加劇而蒙受損失，但長遠來看整個國家都會得益。



■過去10年，澳洲大城市的高樓愈來愈多。圖為墨爾本市中心樓景。本報特約記者吳玫 攝

天價細單位處處 悉尼華人區熱炒

隨著海外人口和資金湧入，澳洲樓市熾熱。大學傳訊經理David及其妻子Sue表示，過去10年住宅大廈如雨後春筍般冒出，在市中心尤其明顯。David說：「這些單位很多都是面積狹小、密度大、質量差，發展商為了賺快錢，而讓社會承受很多不良後果。」另一名受訪者Jet也覺得市區高樓大廈愈建愈多，指近幾年悉尼樓價更躍升近1倍，其中華人區的樓價升幅尤其顯著。

澳洲本地人普遍喜歡購置單棟式別墅或聯排別墅，而外國買家則只允許購買一手樓花，故住宅大廈往

往是為了迎合海外投資客而設。為了遏制樓價被外國人炒高，政府近年大幅提高他們的買樓手續費和印花稅。最近，本地主要銀行宣佈停止對提交海外收入作證明的買家提供貸款。不同省政府也出台了規定單位最小面積的法案和條例，限制市區天價小單位的湧現。

David和Sue都支持政府採取開放的移民政策，年輕時從英國移民至澳洲的David表示「移民是我們未來的一部分」。然而兩夫婦也擔心，政府在基建、交通、能源和康樂設施等方面的投入，沒根據人口增長而提高。

選民不滿現狀

Matthew

■支持小黨派，但認為最後可能還是自由黨勝出，延續原有政策。

■中產和窮人的日子更難過，「看病更昂貴，公共設施仍然嚴重不足」。



David

■對新政府沒什麼期待，無論工黨還是自由黨，都把商界的需求放在民生之前。

■要求政府對富人加稅，用於改善民生。

Sue

■更願意投票予獨立派參選人和女性。

■認為女性需在議會有更多席位。

Ahmet

■覺得在野工黨是較理想選擇，相信它能貫徹在教育和醫療的承諾。



大學教職20年未轉正

近年政府大幅削減大學撥款，大學的永久教職日漸稀少，部分合約制研究員職位令大量博士畢業生「爭崩頭」。很多人甚至工作一二十年仍未轉正，哪間大學有經費、便「流浪」到哪裡。

已經畢業兩年多的Ahmet，目前是墨爾本大學教育學院的合約制講師。他最關心的大選議題，就是高等教育撥款和臨時工制度，指出這制度無助提高教學和研究質量。他續指，高等教育被認為是有效消除貧富差距的方法，但畢業生失業率高企，粉碎了這種美好的願景。

澳洲本地青年Terrence在市中心大商場任臨時工，他要根據公司安排，在商場不同部門輪流工作。對於公司常常提前一天才指派工作，他感到很不滿：「我覺得日常生活全部被老闆的電話綁住，隨時都可能被電話催促去工作。」由於零售業有淡旺季，Terrence每周在商場工作的時間長短不一，「有時候一天只工作數小時，但因為每天都要上班，根本沒辦法參與社交活動或者去旅行」。工時得不到保障，工資也只符合法定最低標準，故Terrence覺得生活不穩定，讓他很焦慮。